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九十二  
至五



1 3  
849  
319



門 4 3  
849  
319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三十一

備禦第五

唐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

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浦

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

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劉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貫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誦周雅去病耀武勳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師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

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嘗典近者鳴沙之後王將先逃輕挫國度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旣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旣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嘗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傳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卽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

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用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則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衆謹設烽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古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釋其芻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

風掃一庭斬蹄林之曾懸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載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媿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帝覽而善之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璟爲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備胡寇阿史那獻爲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營陽軍媯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峻爲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制曰古者獫狁孔熾匈奴浸驕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扞之王峻倜儻多智堅剛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

辭家而志滅獯戎報國而躬先將校頃虞南牧城彼朔方蕭關洞開沙漠無事旣獲全軍之利則惟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昔北逐虜者任專而決外西護羌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齋壇之期朝實僉諧爾其兪往其豐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宜並受峻節度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籍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訖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於弔伐之

義豈窮兵以黷武先以威德之懷欲安人而和衆將  
戒不虞諒不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頗負盟約不有金  
革孰寧疆場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彼南仲城  
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  
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簡卒我圖靖國  
其在綏邊衛尉卿兼簡較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  
李延昌克樹勲庸遍該韜略關張萬人之敵勇不顧  
身程李二將之名忠於衛主董司戎事行料兵權可  
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  
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觀嫖姚之捷可爲之

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捷兒等總十  
萬人群牧馬四萬疋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便屯  
集教練仍書報贊普共爲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宰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者吐蕃以  
河爲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過河築城置獨山  
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旣  
叛我此橋旣因毀折橋旣見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  
郭知運蓋恩貴等計議尅期翦撲從之

四年三月關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宰  
相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旣

納甲仗固亦無虞雖欲縱之其將何往况夏州素有馬二千疋兵一千三百人苟能用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祿大漢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維訇維玄池都督實力胡鼻等卿積伐已來爲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能改圖不遠而復每思忠節嘉歎實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兇忍神怒天亡豈唯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讐雪恥今正其時度卿

等忠勇之誠披彼殘遺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賫告身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提獲默啜者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今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礪石至並領取

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舞干戚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爲虜障此北狄不敢窺覘東藩由其輯睦者父

矣自趙翽失於鎮靜部落因此攜離頗見負塗之睽旋聞改邑之歎高墉填塹故里爲墟言念於此每思開復奚饒樂郡王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稔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管内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貝州刺史宋慶禮左驍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劉嘉言屯田員外郎游子騫等並貞以幹事恪勤在公爰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後師度可充營慶度支及修築使游子騫爲之

副宏可兼充燕郡經畧鎮副使仍兼知修築使事應須人夫糧等一物已上依別勅處分有司仍速支配師度等並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阿史那獻爲北蕃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喻惠未行會安西陽嘉會奏至宰相宋璟蘇頌奏曰嘉會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天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圍鉢換及大石城嘉會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



滅皆利在國家成敗之狀卽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爲  
緩懷事意旣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  
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大原薄伐之地勾注  
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默啜  
鳴鏑之餘自貽泯滅骨咄祿勇殺覆巢之餘仍敢陸  
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讐又著譬彼西戎已獻郅  
支之馘同夫東越初雪會稽之恥深憂復怨固請防  
萌况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  
茲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

并州長史上柱國張嘉貞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操  
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  
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喬典禮不易其可用  
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徽軍旅之事則嘗聞焉竝爲  
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  
聲俾其雷斷一方雲橫萬里弘茲廟算稱朕意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戢兵始於威武扼險先於要害  
以制憬俗用綏遠人九姓等頃立勲庸先除桀鷲列  
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獷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  
未弘武備素設漢垣通於句注夏屋枕於燕山是稱

近胡諒藉遮虜固可節其萬部成犄角之形也我六師示張皇之勢其蔚州橫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爲九姓之援援曳固都督頡質略等竝望雄蕃緒聲振朔垂戎略旣昭兵旅惟緝各陳武列分統軍政頡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廻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騎一千人充大將軍右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縈右拂先偏後伍作扞雲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敵度

功藏務咨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五都督討擊大使各董給賜物一百疋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湏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竝放在部落營生竝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支運兵馬糧等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巳丑松漠郡王失活卒降書於契丹衙官靜拆軍副大使可突于曰自從松漠郡王殂歿巳遣使弔祭卿蕃部大臣衆情所望事生送死惟義與忠竝敦舊好以副深委近得捍蕃使薛泰表云突厥殺兒到大維揚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旣在

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時須覺察審防姦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遠來冒死邀利以卿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摧枯不足爲喻深思此便以効忠功動靜與宋慶禮等籌度勿失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爲武備安人和衆諒在師貞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彌不教人戰何以訓兵今寰宇雖寧燧燔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劔南磧西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旣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分置軍旅足成修備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

拔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修加之侵暴仍且役使雖則屢提綱領然猶故忽科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歎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戶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緩懷如聞頗失於宜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共行割剝何乃相繼離散旣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湏加安全熟戶旣是王人章程湏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洩其事宜不爲聞達或換其文狀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臣應有表奏並令自差蕃使不湏更附漢官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得便行

決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咨爾軍僚勉我王事兵必  
 湏賈勇奮力馬必湏芻牧秩養器仗必湏磨礪糧儲  
 必湏贍積馭蕃夷必湏以威以恩誓將士必湏以罰  
 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將料敵而  
 嘗勝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眾兵別令  
 訓習分割數萬匹馬皆有供湏什物備陳行裝具足  
 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夫涼風至白露下將以執有  
 罪覆昏慝弘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舉  
 其諸軍官吏輒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上兼失偵  
 候仍墮教習倉儲或乏器械莫修番部不能安窮寇

不能制有一 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同仍令所司作

條件處分

六月己亥胡賊康待賓反北州不安詔曰國家天覆  
 萬方子育庶彙要荒所列竝入提封日月所炤俱為  
 臣妾莫不熙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鳥獸咸若  
 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  
 列為編氓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讎然造謀構此紛  
 孽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停育之愛坐取滅亡之  
 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  
 以從亂咸為匪人朕思弘其宥之恩振以好生之

惠伐彼有罪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苟靡獲則講張之釁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峻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酬錄功勳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戶雜蕃并胡殘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長取穩若湏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峻叙錄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夷納款附國家嘗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也雖萬方和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疆場今年十月東幸維京西北土邊倍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

節度使咸宜裹糧坐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遠爲偵候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砥礪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勒驍武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造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

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噉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旣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若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滄等五州置軍備突

厥

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場所以備不虞調理甲兵所以存禁暴列代通典有國永圖朕以虛薄君臨寓縣上奉天道務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隔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盡爲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吐蕃小醜忘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邊陲言念於茲無忘鑒寐且本設方鎮以防緣邊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故糾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刑開犄角之勢俾窮寇進

不能犯退無所歸株馬練兵觀釁而動屯田積穀固敵是求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通共團結馬步三萬九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河原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俟不虞更於關內徵驍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朔方取健兒弩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賊於河西下卽令隴右兵取關川過朔方合兵取新泉過與赤水軍合勢

邀襲令河源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漫渡河并臨洮軍兵馬河源軍合勢邀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兵遂便支候公私營種且耕且戰各宜訓勗以副朕懷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寇雖令團練士卒終湏嘗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湏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其要害軍縣處湏量加兵馬任逐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簡較明爲探候動靜湏知

主將已下若捉搦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廢官慢盜式過乖所者必寘嚴憲仍曉示使各勉職以副所委其管城壘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功無致延緩關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過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尤資振耀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度支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巡按處置庶弘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諸色人中揀召取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

於當道將內詮擇一人與所由相知擇召應給糧賜所司還作條列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等通謀都局等遂翻成歸欵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帝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每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爲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頒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羗族莫不懷恩讎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笑及於不測睿略通於未



然累載連誅中朝蕩盡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  
 謂臣等曰卿今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  
 遂聞克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  
 有也請宣示百僚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  
 中羗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嚴  
 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勸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  
 瀕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  
 足為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眾寇安戎城及雍州章仇兼瓊遣裨  
 將率眾禦之仍發中曠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  
 乏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

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  
 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保城拔之更  
 令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刺山置橫塞軍城  
 及安北大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  
 後移橫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橫塞  
 軍為天德軍子儀仍為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後收黃河九曲  
 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  
 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洮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

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瑒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臧奉忠為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守乃以鄯寧節度馬璘為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大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孤軍在邠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寧晏

五年徙置營悉在靜恭五州于山陽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奉天縣以備蕃寇

是年朝議以為近歲蕃寇入邠寧之後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為守宰臣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收多在青海羽書覆至

已閱月矣令運築竝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與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徙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簡較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悞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於延英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是中書舍人嘗袞率嘗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閣門請論事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已懷帝皆畢詞聽納乙酉敕曰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于群生洽於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爭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懷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薄德內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寬仁恭默玄淡

素懷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已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右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親授經略誅誥姦宄摧殄暴強三年之間方內底定此皆皇天佑我烈祖群后戴予一人是用集大勳于國家保萬姓于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邪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舞干而修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嘗棄細過庶弘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庶或誤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柔夷綏撫之恩寧殊遠邇故布

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修舊好玉帛之禮以至於上國烽燧之候已及於近郊長其無厭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郿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鄰豈朕有負於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今大閱甲兵以增扞禦且弘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嘗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疏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罷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冒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

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柁邑克壯舊軍抱  
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  
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  
部兼廣武之戎下蔡之徭凡三萬衆據于朝那過當  
路之塞忠誠以盧龍柳城泊在北平漢東諸鎮江黃  
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  
武落別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  
以三輔大營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  
東淄清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  
永平總六師衆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

以千金之費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  
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  
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  
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然自當伐罪  
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部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  
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科國有明典宣示中外知朕  
意焉

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  
兵士馬璘統之汴宋淄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  
陽永平兵士子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玉統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戍兵及增修屯田備  
回紇也

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  
備西戎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二十八

備禦第六

唐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  
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嘗參官具所見封進每  
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

涇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茲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今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旋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兵器糧穀頗豐而人安焉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賊動多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

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嘗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至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

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  
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  
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  
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讐會  
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  
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  
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  
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  
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繇執嘗理以御其不嘗  
之勢徇所見而昧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

疆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親亦無  
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  
業興周城朔方而儉狃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  
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  
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疆弱異時事機之利害  
異情措置之安危異決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  
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  
國疆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  
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



序之也又如中國疆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  
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  
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疆盛之時圖  
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  
約好通和暗之以親紆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夫侵  
雖非御戎之善經亦時事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  
勢疆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  
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  
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  
亦勢力有不能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干攘大宗

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  
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  
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  
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  
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  
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  
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  
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  
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  
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

肆恣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搆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並無厭廻紇矜功馮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耻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蒲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曾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

繇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穀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求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

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奪嘗之內以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又自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遺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挾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符

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過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

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嘗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圖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署者必量其情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

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奪其氣勢結其恩情拊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施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疆其術無它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戎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寔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洩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

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割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間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馭之帥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

屈指計歸張順待餉徼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嘗念  
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離亂布路東潰情志  
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  
難則援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爲無益哉固  
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  
寔邊兼令展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  
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  
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  
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  
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

精兵抵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嘗在寡弱之革寇戎  
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  
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  
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  
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  
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  
所以行車衡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  
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  
榮而忠寔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  
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旣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讎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華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償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爲智能褒貶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爲爲之况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動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

以資糧不足爲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爲解旣相執証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摠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盛

疆爲中國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二號令不二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闕在於股掌之內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失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凡衆散爲弱逸撓離拆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年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人則何敵之有失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凡衆散爲弱逸撓離拆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年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



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  
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  
既無兵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  
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拆則弱今之邊兵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  
濟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寔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  
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

闕其材程其勇較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  
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稟  
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  
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  
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  
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  
爲妻子所分嘗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  
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  
願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

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較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百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人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其色甲

兵藉其人叅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較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旣委其事旣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不戒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旣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白闔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亦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

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心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亮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

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番夫譙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擒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摠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繇已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

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盲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漑膏盲不療而苟啗之以滑其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羨固不可得也臣愚請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如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

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條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

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師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乘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引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

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乂居事不嘗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監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况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按甲息兵必於在此監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陞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

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  
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  
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  
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  
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卽安是用弘  
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  
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  
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監豐夏綏銀節度都  
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  
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廼

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  
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監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  
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監州行營節度使權知監州  
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其取六千人充其餘  
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  
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監州防秋將  
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  
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旋歸仍賜布帛有  
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爲已志在靖

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  
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相率勵以

副朕意

貞元三年監州爲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

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屯子遂統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帝念將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劔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繇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千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賚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

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監州己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城都西山有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

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佑上疏曰伏見近者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謂戎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嘗論耳夫蠻夷骨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下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

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  
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  
實生謫戎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  
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  
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  
東漸于海惟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  
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  
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  
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  
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

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  
功效不可爲法恐後之奉使者爭遂發兵馬爲國家  
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  
曷兵彊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  
佺親捕斬之傳首關下自以爲功代莫有二坐望寵  
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繇  
是訖開元之盛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  
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黨項小蕃雜處中國本  
懷我德當示撫綏間者邊將非廉丞有侵刻或利其  
善馬或取其子女使賄方物徵爲役徒怨苦旣多叛



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有曰國家無使勇猛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誠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革其姦謀何必遽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非博究竊鼎鉉之寵任爲朝廷之老臣思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閔芻蕘上陳有黷旒扈伏深惶悚帝深嘉

納之

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寔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嘗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

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領于天德軍

十月辛丑以會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寅

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迴鶻自部落南過磧取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爲迴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爲迴鶻入寇且當漸絕私事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發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帝悉從之

九年五月庚申勅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廢繇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

州仍爲上州在郭下置延思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  
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舊置六胡州在靈  
鹽界內開元中廢六州置宥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戶  
天寶未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  
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穎靈又不  
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  
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充都勾當  
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爲副  
九月癸丑麟坊奏發兵百人赴塞門防擬

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

經入賊腹背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栖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孟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消毫所以悽悽愚心願一陳竭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除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

獨微臣知之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著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喻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出也一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剪滅此誠制戎之一奇也

命甲歸其人

經入賊腹背有兩路一路從龍州靖川鎮入吐蕃界  
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緜州  
無曲結備其文並音也緜州是吐蕃險要之地歷又  
韓出也吐輝文發西文衣寒然發與無無乘其薄  
文而也備登要險蕃異於此日懸其限陰攻文鐘百  
人取法于此限受其正文賞開射以示文罪此其結  
緜南歸而升文音即其蕃破銷發而發人發其于  
計且與文衣條曰大其射爾負其德參曠思前幾矣  
靈蕃結願雖不愛金帛文貴以換其意也勿謂其  
戰於此也文只其舉其文耳然則思其文又能為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二十九

備禦第七

唐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  
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  
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劄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

壁壘屋室並出當軍材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

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嘗渠置保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制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動擾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迴鶻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救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

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竝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嘗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

助米三萬石俄而廻鶻宰相嗚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人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未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隨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得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湏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持者公主如令勇士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廻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黨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二以防主將有故便湏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日田牟都以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虜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祇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四口廻鶻馬

軍難於支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於浙西取四  
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  
使五口盟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爲然早要別加官  
爵獎其忠義令遠近諸蕃知朝廷抵責可汗犯順非  
是要滅迴鶻六口迴鶻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  
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據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  
食送太原安置並從之

八月迴鶻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峯北俘掠雲朔北  
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迴鶻首領屈武降幽州  
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迴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

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  
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僚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  
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鶻所恃者盟沒赤心爾  
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戍人獷悍不顧成敗以  
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  
無繇退擊之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  
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迴鶻南面招討使以  
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簡較工部尚書封蘭陵  
郡王充迴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爲河西黨項都  
將回鶻西南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十月丁卯廻鶻類劫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廻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勲力平寧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兼愛以旣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間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復來近塞察其情計殊未還歸朕祗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又安豈可畜虺穴於塞垣養蠱毒於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答秦之惠復孟明於一嶠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

尚爲巧詐卽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時廻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入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糒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柵或入朔州把頭峯來往不嘗情計難測尋突入太原部雜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廻鶻嘗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故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廻紇詔曰昔東漢中夏旣寧匈奴饑饉僅邊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柔能制剛



弱能制強雖滅六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  
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穆徂征荒服不至固  
存取亂在擇良圖迴鶻項以本國荐饑種雜携貳紇  
于斯乘其危亂遂覆危巢旣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  
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  
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  
食救彼疲人令歸漢南方議瞻恤屬可汗久嬰沉痾  
首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強深入頗已渝盟邊將  
戍臣屢抗其疏策蕃渾部雜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  
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短嘉婁敬之善籌馬邑設權

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已踰時况朔塞沍寒有  
皸瘃之患陰山逕路多曲折之難宜以德綏豈勞兵  
卒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旣啓十乘之行必致六  
羸之遁咨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充招撫迴鶻  
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使  
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  
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於外則福生於內朕  
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旣示遠圖宜恢長算迴鶻可汗  
寄託塞上未歸虜廷近者遣使剗門懇陳誠款宋人  
病告於子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要領

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鳧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虜戈鋌亟聞豨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監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寧忘懷柔况虜騎往來疾於風電沙場曼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衛霍之襲葷狁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子廟勝之策在舉旄傑之臣俾爾鷹揚挫

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崇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一乃心敬茲休命可簡較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常等並自指揮餘如故王者施行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李德裕奏曰據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

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鶻路去今迴鶻破滅又不知  
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  
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  
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嘗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  
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况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  
爲縱今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  
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  
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  
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  
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况隔越萬里安能救之

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  
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擾虛事即是滅  
一迴鶻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黠戛斯勅書曰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  
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弁白馬一疋具悉可汗  
降精斗極雄朔漠以爲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  
特負英豪之氣夙推驍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滯歎  
來書云温仲令將軍歸家後漢使不來温仲令去日  
朕書具云速遣報章此當遣重臣册命自此是可汗  
未論此意報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絕蓋爲山川

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  
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  
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况蕃漢文字傳譯  
不同抵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辭語以此  
交歡想每欲思惟先相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誠又  
云欲除兩楹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爲嘉言綠廻鶻雄  
據北方爲一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  
除窮居大雪讐恥功業旣高於前古威聲已振於北  
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黑車子不度德量  
力敢保寇讐則是侮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

可容况可汗前來訪送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須覓得  
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乘彼盛秋長  
驅精騎問廻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  
拾遺役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  
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日便被廻鶻  
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  
事已隔遠所以不再叙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  
心足表殷勤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往廻鶻牙帳滅其  
大國便保舊居是使諸蕃畏威廻鶻絕望稍近漢境  
頗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綠黑車子猶

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  
比聞迴鶻深意嘗欲畏窳安西至今秋朕當幽州太  
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  
迴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  
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珠朕  
已於前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表更不滯留朕續  
遣重臣便申册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册命之  
禮並依迴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  
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  
引遠略春暖想可汗休奏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黠戛

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  
李陵之後初破迴鶻國之時得大和公主以天家貴  
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千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中路爲  
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  
黠戛斯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  
宰臣議者奏以黠戛斯是迴鶻深讎今烏介可汗尚  
須與通和令自將兵馬求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子  
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  
後歲賜絹三萬匹以爲定制又黠戛斯有可汗之名  
慮不修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黠戛斯與迴鶻故事不

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廻鶻稱臣即加册命  
不爾便停無傷國体兼許為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  
展子孫之禮帝意已定故降此書

五年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為安北置都護初宰臣奏  
曰塞北諸蕃皆為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  
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  
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為單于大都督聖歷元  
年改為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為單于都護其安北  
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  
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為安北置都護如此制置並循

故事乃有勅從之

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荆南節度使杜悰據司天  
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  
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  
事以聞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

莊宗未即位尚稱招宗年號

契丹阿

保機攻幽州城中困弊士卒恟懼周德威使人問行  
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  
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群情恟恟日  
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虞眾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

慮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嘗爲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宗受困於平城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或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朋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盾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晉之烏丸鮮卑是也或聖主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邊備之師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漢高之冒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或因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

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說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來異勢禦備之道蓋亦隨時夏之卽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亂華著於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大王爲國除兇伏順討逆前無堅陣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虛文進之姦策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喪地虜勢難支頌與攘逐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機無能爲也如其世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

社安民保泰在此一行明宗時爲邢州節度使日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橫行絕漠傅介子欲奉單車之師獨制兇酋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今阿保機親攜醜類犯我疆塲原其獸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片埃之方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合鬪唯恃騎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即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度每在穀中願假臣突騎五千蠕蠕獯戎卽時平盪閻竇又曰去病忘家思平冒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滅獯戎當今

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戍狄獸心見利忘義以爲玉帛子女可特篋而驅之以爲堅甲利刃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險良弓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佻度險不整一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犄角陳兵偃旗卧鼓餌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萬弩齊發則醜類無遺保械之頭坐見懸於蠻貊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况予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爲壽讌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



涿音來水扼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  
帝又遣闡寶帥師合鎮定之兵以附旣而分領騎軍  
夜過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來  
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  
櫓帳以處其衆軍分頭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爲群  
夜牧邊地枕戈而睡不虞奔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絙  
聯頭繫之於樹中夜斷絙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密  
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  
以羊馬爲資近聞所食數以大半阿保機譴讓盧文  
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

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  
破虜於幽州

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祀塞乃令李紹斌李  
從珂部署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官  
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

三年二月己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文明殿後  
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彊幽州寡弱威名宿將相繼  
殂雖如非勲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謨已有  
私畫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  
事情然向來各位未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

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闕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徃雲朔巡邊

長興元年正月定州奏於易州界簡行到奇峯嶺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已分兵士守把備契丹侵軼故也七月北京留守馮贊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

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

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薊刺其事如何侍臣對曰薊刺之來此爲我患到今邊患弭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復生吾敵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維人尤諳邊事帝召檀以薊刺事謀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箭旣知中國事情爲患深

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榮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爲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榮奏曰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北面戍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大將帝曰卿等商量定未俱奏曰將較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爲禁軍之副卽奏曰臣願北行帝曰卿爲吾行事無不濟卽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樂六軍副使諱却遷延辭遜帝曰召義成來遂令宣徽使朱弘昭知襄州事代義誠還

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頻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巡撫因令各省副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鵲谷凡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孤鬪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殷自爲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嘗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

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闕輔爲社稷之憂無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欲移其嗣別鎮命廷師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節度使衆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同率師授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金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楊隱已下六百人及相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爲契丹寘其酋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爲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繇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征固所以斥之於外

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至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窟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爲衛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嘗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盧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柰何以刺史衛隊一二百人制彼彼虜適足爲虜唯

也况國家之患正在夏州夏州卽平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彛超乃次子也長子彛殷爲夏州留後彛超徵詔赴關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助之恩恐併沮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翼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彛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遂凝輕行乃止六

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左右相牙盧袞與臣書稱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剽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支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獲訖令還帝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諭涇原頡寧岐隴戍兵嘗選練備秦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劉延皓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馬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日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藩鎮也

晉高祖時柔維翰鎮兗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爲契丹所迫舉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疆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焉而致於朝旣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疆兵據重鎮恃其號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姦謀且懼朝廷拂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

或事擊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隔朝闕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羅屯種師少糧墮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回懸磬契丹控弦玉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兇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

疆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感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爲疆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虜北卽今土地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衄以來心沮膽怯况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

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繇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正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澁任勞後不畏風霜不顧饑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

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逐寇而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鎭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因天

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彊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



寔國家之巨屏卽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  
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闕之意願廻深慮免啓姦  
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鑿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  
於聖躬而杜禍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  
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  
惟懼於僭踰禪補或希於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  
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比日  
於南面之事煩瀆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吟計  
已決卿無憂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爲

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已來嘗爲契丹所困每  
胡兵入寇洞無藩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梁冀  
之陽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  
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  
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充徙濬其堤而  
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工未畢而虜  
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卽河上之要津也故  
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  
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之巨擘即今主帥起關軍府無人臣竊思...  
...繞其成應主另辭安其母笑之意願則在慮免啓...  
...以軍贖自是之...  
...至...  
...曾其...  
...於王...  
...於...  
...之...  
...附...  
...安軍...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一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外臣部

交侵

昔龜錯有言日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蓋言其  
同類自相攻擊不煩華夏之兵亦禦戎之良策而雜  
霸之善利也蓋夫裔夷殊俗天性忿鷙氣類不一嗜  
欲靡同故先王不以臣畜之而置於度外然其種族

斯眾區落寔繁恃氣力以相高專戰鬪而為務以至強陵弱大侵小稱兵構亂迭為寇掠侮亡攻昧更相吞噬雖復保塞內附參於屬國守約求援聞于有司然亦荒忽之無嘗但可羈縻而不絕又豈足煩王師之赴救

漢高祖初匈奴冒頓單于立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

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念

驕西侵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

為甌脫

甌脫作土室以何也境上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

東胡使使謂冒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

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諾言與者斬之於是

冒頓上馬令國中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

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大兵破滅東胡王又攻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帝昭曰飲器榘榘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

罇也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飲血盟然則飲酒之罇是也韋云柀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柀榼卽今福榼所以盛酒爾非用飲者也獸子囊罇所以洩便者也月支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於時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

其嘗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

屬言不臣屬於中華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

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

舉總也言總天下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

尚安所愬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子謂畜爲臣子也帝

曰太尉不足與計遂令嚴助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

閩越罷去閩越王郢興兵擊南粵邊邑粵使人上書

曰兩粵俱爲蕃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

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多猶與也守職約守蕃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爲興師遣兩將軍討閩粵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先單于冢墓以報冒頓

之怨於是壺衍胸鞮單于大怒發二萬騎東擊破烏

桓至宣帝時西域城郭共擊匈奴車師國城郭謂諸國爲城居

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

為車師王牧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時匈奴虛間  
 權渠單于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將軍各萬餘騎  
 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丁令比三歲入盜  
 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  
 無所得平帝時漢旣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母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  
 桓稅故時嘗稅是以求之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  
 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  
 烏桓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  
 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

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  
 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毆與驅同置  
 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  
 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宣帝時烏孫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  
 半精兵人馬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垂哀本始二  
 年漢發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及較尉嘗惠使護  
 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  
 方入五將軍皆無功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

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騾橐駝七十餘萬於是匈奴  
 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餘騎擊烏孫頗  
 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戶畜產凍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  
 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  
 甚眾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

漏臥夷邑

名後為縣

更舉兵相攻

更迭也

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

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大中大夫蜀郡張正持節  
 和解興等不從命

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壹翁侯人等入匈奴  
 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  
 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  
 去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  
 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漢還其侍子是時莎車王賢  
 欲併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  
 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太守裴遵以狀聞  
 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

書令絕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略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燉煌愁思皆亡歸賢見漢不出都護益橫焉耆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焉耆王賢又自立其太子則羅為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焉耆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為龜茲王龜茲繇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

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進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嘗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軍鎮守其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兵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

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

數千里漠南地空

二十三年哀牢夷王賢栗遣兵乘箠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藇鹿藇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箠舩沉沒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藇鹿藇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

二十四年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

拒之逆戰不利

燒當王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數侵犯之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繇是始強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匈奴聞漢通西域卑師始復內屬乃遣兵擊之順帝陽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爲西域蔽扞乃令燉煌太守發諸



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動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三千人攻後部破之

章帝元和元年北匈奴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乃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

二年南匈奴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匈奴温犢王遇戰獲其首級而還

又云時北虜衰耗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

黨衆離畔南部攻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

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

和帝永元八年戊巳較尉索願欲廢車師後部王涿鞬而立破虜侯細致涿鞬忿前部王尉單大賣巳因反擊尉單大獲其妻子

安帝元初四年遼西鮮卑休連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休連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延光二年鮮卑王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嶺候分

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柏

縣名屬丘原

殺左與鞬日逐王

戰死殺千餘人二年秋復寇高橋擊破南匈奴殺漸

將王

靈帝熹平四年天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較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

魏文帝黃初中鮮卑軻比能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烏丸較尉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犄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瑁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繇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較尉間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

而田較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瑁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羨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南齊扶南國自晉末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陳如名闍邪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

梁天監中芮芮國破丁零復其舊土先是齊永明中

芮芮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至是復焉  
滑國車師之別種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  
芮芮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  
疎勒姑墨于闐旬般等國開地千餘里

後魏車伊雜焉耆胡也世爲東境部落帥嘗修職貢  
伊雜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闕七  
城虜獲男女二百人駝千頭馬千匹以金一百斤奉  
獻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二月突厥破茹王阿那瓌瓌自  
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

竝擁衆奔茹茹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四年二月  
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  
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當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爲主十二月突厥復攻茹茹茹舉國南奔帝  
自晉陽北討突厥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  
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  
厥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隋高祖時突厥沙鉢略與阿波相攻先是後魏末突  
厥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  
婚於茹茹茹王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

使率衆襲茹茹破之弟乙息記可汗立又擊破茹茹弟木杆可汗立又擊滅茹茹沙鉢可汗忌弟二阿波可汗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突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南可汗旣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至是連兵不已開皇六年契丹與突厥相侵先是丹契當後魏時爲

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山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至是與諸部相攻擊久不止

仁壽元年西突厥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

煬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繇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羅侯每從巡幸江都

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十三年真獵國遣使貢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

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爾入侵中國歸而遇延陀廻紇等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爾擊之復爲延陀所敗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吐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陽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

衆十餘萬自稱都富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陀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陀而自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何以爲突厥之主乎必先平延陀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卽棄去遠擊延陀祇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爾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爾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陀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與西蕃結隙不能復振繇是率

衆入貢處其部落于靈州之北  
西突厥賀魯者成曳步利設射匱特勒越之子也初  
阿使那步真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  
以繼步真居於多邏斯水南去西州十五日行統處  
因處密始蘇歌羅祿早失五姓之衆咄陸西走乃呼  
賀魯欲立之以爲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二三年間遂  
相侵掠不嘗厥居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二姓以賀魯  
無罪往請射匱射匱怒欲討執舍地繇是三姓率部  
落隨賀魯有數千人

太宗貞觀十五年十一月癸酉薛延陀盡其甲騎并

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奚霫等衆各二十萬率一人  
馬四匹度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思摩之部思  
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畱精騎以戰延隨乘之及塞詔  
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騎兵及奚霫契丹等壓其東  
境

是年突厥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可汗頻相攻擊  
咄陸于時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  
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  
可汗既并其國弩矢畢諸姓心不服咄陸皆叛之咄  
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初咄陸以泥孰啜自擅取

部物斬之以徇尋爲泥孰毀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  
亡逸其國大亂

十七年新羅王遣使上言高麗百濟累相攻襲亡失  
數十城乞偏師救助詔遣司農丞相里玄獎齋璽書  
往諭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不闕朝獻爾與百濟  
宜卽戢兵新羅益蘇文謂玄獎曰高麗新羅怨隙已  
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羅乘釁奪高麗五百里之地城  
邑新羅皆據有之自非反地還城此兵恐未能已玄  
獎曰旣往之事焉可追論蘇文竟不從  
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多彌

可汗大敗之

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咄陸可汗爲郭葛吐鴨俟利發  
所破奔于波斯

二十二年六月乙卯吐蕃來獻天竺之捷

九月巳丑新羅爲百濟所攻破其一十三城

高宗永徽元年六月新羅王金真德大破百濟之衆  
遣使以聞

五年五月大食引兵擊波斯及米國皆破之波斯五  
伊嗣侯爲大食兵所殺伊嗣侯之子卑路期走投吐  
火羅遣使來告難上以路遠不能救之尋而大食兵

退吐火羅遣兵援立之而還  
十月高麗遣其將安固率高麗靺鞨兵侵契丹松漠  
都督李窟哥發騎禦之戰于新城適會大風高麗放  
箭風吹竝迴因而陳亂契丹乘之斬首五百級獲馬  
七百餘疋高麗敗走草乾風勁契丹又縱火追之颶  
焰飛起燒殺人馬甚衆契丹聚其屍築爲京觀遣使  
來告捷帝使宣其露布於朝以示百僚

六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元振左衛中郎將蘇  
定方等發兵以討高麗以侵掠新羅故也時新羅王  
金春秋表言高麗與百濟靺鞨相連侵其北境已奪  
三十三城乞兵救援故遣元振等經略之

顯慶元年三月先是百濟發兵伐新羅新羅拒戰破  
之殺三千餘人至是新羅王金春秋遣使來告捷  
十二月吐蕃大將祿東贊率兵一十二萬擊白蘭氏  
苦戰三日吐蕃初敗後勝殺白蘭千餘人屯軍境上  
以侵掠之  
龍朔中吐蕃欽陵與吐谷渾不和迺相表奏各論曲  
直國家依違未爲與奪吐蕃怨怒遂叛以兵臨吐谷  
渾告急高宗令將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  
之軍至大非川爲欽陵等所敗遂滅吐谷渾



麟德二年閏三月疎勒弓月兩國共引吐蕃之兵以  
侵于闐詔西川都督崔知辯及左武衛將軍曹繼叔  
率兵救之

玄宗開元八年七月南天竺國王尸利那羅僧伽摩  
請以戰象兵馬討大食及吐蕃仍求有以名其軍制  
玄宗嘉之名爲懷德軍

十四年契丹落刺史普固都及將軍顯哥皆獻戎捷  
授固都將軍顯哥郎將各賜帛百疋放還蕃  
德宗貞元七年九月迴鶻遣使獻敗吐蕃葛祿於北  
庭所獲及其俘畜先是吐蕃入靈州及爲迴鶻所敗

裴焚攻城之械而退

十二月甲午迴鶻遣殺支將軍獻得吐蕃俘大首領  
尚結心帝御延喜門觀之

十年正月南詔蠻異牟尋大破吐蕃於神川使來獻  
捷初吐蕃因北庭與迴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  
牟尋須萬人牟尋既定計歸我因其徵兵以襲之乃  
陽示寡弱謂吐蕃曰蠻軍素少僅可發三千人吐蕃  
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  
乃自將數萬踵其後晝夜兼行乘其無備大破吐蕃  
於神川鐵橋遣使告捷且請韋臯使閱其所虜獲及

城堡以取信焉

三月西川節度使韋臯奏南詔異牟尋擊破吐蕃收鐵橋已來城壘一十六擒其王五人降其衆十萬餘

口

憲宗元和四年九月豐州奏吐蕃萬騎至大石谷掠奪迴鶻之還國者

文宗太和五年九月豐州刺史李公政奏黨項於黑山劫掠歸國迴鶻差兵馬使僕固全等七人爲賊射殺

七年三月巳酉安南奏蠻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於界

內金龍洲下營當管生獠國出兵殺賊千餘騎赤珠

落國亦出兵助討

開成三年八月甲辰安南奏得驩州狀申水真儼國

差王子領兵馬攻伐環王國今差兵士赴驩州防遏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幽州奏偵得阿保機東攻

渤海

九月庠戎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女真迴鶻黃頭室

韋合勢侵契丹召北部酋長禦捍

四年正月北面招討使李紹真奏北來奚首領云契

丹阿保機寇渤海國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青州霍彥威奏得登州狀申契丹先發諸部攻逼渤海國自阿保機身死雖已抽退尚留兵馬在渤海扶餘城今渤海王弟部領兵士攻圍扶餘城契丹長興元年正月青州奏羗人押渤海王憲一行歸本國被黑水剽劫今得黑水兀兒狀及將印紙一張進呈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新州翟璋奏契丹點發新殺蔚等州軍馬與契丹討奚族達刺于今已歸服

五年四月辛亥北京奏契丹于越王進寧掠山後諸

蕃退止於青塚

